

# 诗性的工业文化<sup>①</sup>

## ——株洲文化的突出个性

刘  强

(株洲市文联,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株洲文化在本质意义上既有诗的古老基因,又有诉诸诗性的工业文明。工业文化是株洲的核心文化,最突出的个性是其内蕴的诗性化。株洲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诗创作欣欣向荣,被誉为“诗城”。工业建设催生诗的灵性,也激化诗文化的成熟。大批株洲城市诗人艺术家的创作,从文化意义上展现出工业化的灵魂,突显了现代工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 诗性;工业文化;株洲

**中图分类号:** G12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5-0008-05

# Industrial Culture with Poetical Quality

## ——A Prominent Feature of Zhuzhou Culture

LIU Qiang

(Zhuzhou Literary Federation,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Zhuzhou culture has both the unique ancient genes of poetry and a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ith poetical quality. Industrial culture is the core element and its poetical connotation is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n promoting its new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Zhuzhou city created a thriving poetry and got the name “Poetry City.”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not only induced spirituality of poetry, but also intensify the maturity of poetic culture. Many poems of Zhuzhou poets show the soul of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highlight the modern industry’s ultimate concern of human spirit.

**Key words:** poetical quality; industrial culture; Zhuzhou

株洲文化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十分丰富,在其本质意义上既有诗的古老基因,又有诉诸诗性的工业文明。工业文化是株洲的核心文化,最突出的个性是其内蕴的诗性化。

### 一、诗与工业源远流长

诗创造对于工业发展的表现,在我国古代早就有了。它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女娲鍊五色石以补苍天”<sup>[1]8</sup>。这是最早的诗事,它本身就是一句最简练的诗,极富诗意。“鍊五色石”,或许就是最古

老的矿冶工业了,女娲的冶炼算是“手工业”操作吧。即使如此,那也是一种诗性操作,惊天地、泣鬼神。“女娲鍊石补天”,是最壮美的诗篇!这种人类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表达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同时也说明,诗性智慧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工业文化,从开始就具备一种诗性智慧。此后,古诗《小雅·斯干》和《大雅·緜》等诗篇,尽情地描绘和歌颂古代建筑业,表现古代建筑业因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空前发展。《小雅·斯干》,极力描摹庞大的建筑群落的美,表现建筑群落庭院宽

① 收稿日期: 2010-07-06

作者简介: 刘  强(1938-),男,湖南隆回人,株洲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诗学研究。

广,厅堂辉煌,人们借此得以安居乐业。这首诗表现房屋建筑坚固对人类的好处:“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sup>[2]</sup>“攸芋”,安居的意思。新居建成,可挡风雨,可避鸟鼠,给族人以安宁祥和。尤其是诗的第一节,既描摹房屋建筑的坚固无比,又抒写家族和睦,事业兴盛:“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以竹子的根本坚固,松树的枝叶茂盛、四季长青相比喻,营造这座建筑坚固欣荣,令族人和美的意象。诗所表现的古代建筑工业,就是一种兴旺、和美的工业文化。

如果说《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集,为我国以诗歌讴歌劳动建设(包括工业建设)和社会生活,表现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开了先河,那么唐诗、宋词更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其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诗的脊梁和命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更是情采烂漫、神思飞扬,表现和弘扬工业劳动和建设的诗篇不断增多,诗文化更加灿烂壮美!李白绝句表现出冶炼劳动的伟大: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sup>[3]</sup>

这在我国古诗当中,是最突出的一首写冶炼工人劳动的诗,也是最为壮美的工业文化。

“照天地”和“明月夜”写光和色,炉火把天地照亮,月夜也如同白昼。“乱紫烟”写色彩动态——火星四处辉射,竟然分不清是冶炼淬出的金花,还是空中原有的紫色烟雾了。“动寒川”写声响,歌声伴随着冶炼声响,把冰冷的平川都震动了。这样,诗里的光亮、色彩、动态、声响,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冶炼劳动炉火辉耀、色彩浓郁的空间景象,形成一种工业劳动的文化壮观。李白这首诗,不只是写出冶炼劳动场景的壮观和辉煌,也烘托出冶炼声响和嘹亮歌声背后遮蔽着的冶炼工人的辛酸血泪。诗人描写月夜冶炼的壮丽场面,朦胧星月和轻纱似的紫雾掩映,冶炼炉喷射熊熊火焰,直上天空,照彻天地之间。炉口冒出蓝色火焰和红色火星,在夜间紫雾中乱窜,形成缤纷灿烂的花朵。赧郎,这是诗中出现的冶炼工人——我国古诗中最豪迈的一位冶炼工人,他在冶炼炉前操作,炉火映照他的面庞,月色下特别光泽红润,他的歌声在山谷中发生回响,雄壮的旋律使山川震动。这首诗,描写震天动地的冶炼劳动,振奋人心,不只是对劳动者、对冶炼工人的赞美,还应该是挑战封建专制的战歌,这是另一层文化涵义了。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辗转至今,得要说到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sup>[4]</sup>

1956年5月31日,诗人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随后写出《水调歌头·游泳》,成为赞颂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词章。万里长江第一桥,横跨武汉江面,终结了京广铁路武汉段靠轮渡连结的尴尬历史,也成为中国人的骄傲。这,也是工业文化最美妙的写照。毛泽东创作这首诗时似乎就有一种预感:它兆示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所营造的似乎也是中国工业化的文化意象之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更是突出地表相了他对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前景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

以上所列,都是诗文化对工业建设的赞颂,也是工业发展对诗创造的激扬。工业建设与诗创造的关系源远流长。诗的创造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工业劳动和工业建设的现实,诗人们把工业劳动和工业建设描绘得很出彩,歌颂得很神妙。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工业发展不断给诗创造带来新的文化意蕴,也是新的诗艺术创作发展的源泉;而诗创作则是工业建设的文化伴侣,也成为工业文化最优美和最恢宏的艺术体现。

## 二、工业建设催生诗的灵性

就湖湘文化而言,湘西的农业文化相对静止和稳定,创造了沈从文小说崇尚自然灵秀之美。湘东的工业文化则要求突飞猛进、迅速变化,于是特别地创造了诗,历史沿革下来有楚辞的熏陶——屈原乘船经由湘江至九嶷山:“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sup>[1]518</sup>,并作《九歌》含《湘君》、《湘夫人》等;至唐代得杜甫诗文化的哺育——大历四年(769)二月,杜甫溯湘水而上,过株洲共计三天,宿两晚,作诗《宿凿石浦》等多首<sup>[5]</sup>;尤其是明代以后,直接受到“茶陵诗派”李东阳“叹息苍生”诗文化的涵养,文化渊源既深且长。

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主性情,尚创新,推崇李杜,不拘一格。李东阳写的《筑城怨》,强烈地反对专制暴政:“筑城苦/筑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长号一声天为怒/长城忽崩复为土!”这同时也是—首写建筑工业的诗。

地处湘东中部、湘江下游的株洲,曾经是一块荒漠之地,因京广、浙黔两条铁路大动脉交汇,带来现代工业城市的创造,而被称为“火车驮来的城市”,包括前期工业和第一代产业工人,都是火车驮来的,火车最早把重工业驮来了。“一·五”计划时期,城市被开辟为江南工业重镇,国家一些重点工业项目,纷纷落踞此地。“大跃进”时期,这座城市凭藉重工业优势又搞了“百厂运动”,地方工业扶摇直上。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重工业偏重”的局面改变了,商业和电子产业蓬勃发展起来。经济全球化带来新的机遇,使城市经济迅速而全面地发展,尤其是服装业等工商贸易更显繁华。

这座城市,既有其独具诗的基因的古老文化,又从本质意义上是一座“移民城市”,即漂泊的城市。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新旧相融,互依互长。城市的漂泊精神,与诗创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移动、漂泊创造诗。移民城市有很多好处,文化的包容性使之底蕴深厚,物理空间的宽广开阔人的胸怀,人群的密度与异质性则增多机会的选择,还有更真切地与人相关的,就是给人以一种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这些,也都是孕育诗的因子的沃土,是萌芽诗的温床,也是集结群体诗人的纽带。于是,在推进株洲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株洲的诗创造也欣欣向荣。上世纪80年代,株洲这片诗的天空,群星璀璨,涌现了像郑玲、弘征、田章夫、聂鑫森、罗子英、程政、宋才逢、刘波、胡的清、秦华、黄青、蒋非非、戴奇林、凯韵、周军军等诗人,也有诗评人刘强等。他们的诗创造和诗评论载誉诗坛,成为我国知名的诗人群体。90年代以后,又出现刘克胤、吴安浩、屈少阳等青年诗人。以上列举的诗人,大多出版过一至多部诗集,因诸多条件限制暂未出版诗集而经常从事诗创造的诗人更多。如女诗人郑玲等,在我国诗坛举足轻重,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诗刊》社曾于上世纪90年代,先后两次在株洲举办全国青年诗人创作笔会,把株洲诗创造的精神和浓郁氛围播撒全国。《诗刊》编委、著名诗人寇宗鄂先生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诗话,弘扬株洲的诗文化,题目是:《夏日,诗城的聚会》<sup>[6]</sup>。他说:“株洲

不仅是一座年轻的工业城市和铁路交通枢纽,也是一座诗城。湖南除长沙之外,大约这里是诗人最集中的地方,诗的气氛也最浓厚。”他的文章还说,“株洲诗人们彼此十分和谐,他们诗风各异,心却紧紧连在一起。株洲诗人的团结友爱的作风是令人钦佩的。”由此,株洲在全国被誉为“诗城”。诗城者,诗性的现代工业城市也,诗的和谐文化品质和面貌得以突出展现。

中国的工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不仅具一种理性智慧,更具一种诗性智慧。工业建设催生了诗的灵性,也激化了株洲诗文化的成熟。

女诗人郑玲先生有一颗美丽的灵魂。她的诗是她整个生命的完整写照,是她的生命所沉淀和过滤出来的菁萃,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史的写照。其诗集《过自己的独木桥》中,有一首描写陶瓷工业的诗《陶土的灵魂》,营造了“那个被拴在车轭上的童工”的形象:

那孩子朝夕搅拌着黏土/日夜流着眼泪/火将黏土/烧成精美的陶器/火将眼泪/烧成欢乐的笑声//会笑的花瓶 碗碟/成了稀世的珍品/这个非人的人/成了陶土的/灵魂。<sup>[7]</sup>

而“火将眼泪烧成欢乐的笑声”,正酿成这个“非人的人”的人生悲剧——这个有着活生生灵魂的人却成了陶土!或者是陶土的灵魂复活,人成为陶土和陶土灵魂的化身,而那些用皮鞭役使抟弄陶土的人,灵魂已经死了。诗人不是用眼泪、哭泣来开辟诗之路,而是用火,用工业之火去煅烧人的灵魂,而眼泪也被火烧成欢乐的笑声,对着那死了灵魂发笑。郑玲的诗创造,从文化意义上展现了工业化的灵魂,也突出现代工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

现代工业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工业文化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成为时代的崇高理想。理想的作用能产生巨大能量,理想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工业发展是理想的土壤,也是诗创造的土壤。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发展要求工业先行一步,工业文化迈入信息文化和生态文化阶段。工业发展遵循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奏响科学发展的进行曲,同时也是诗的进行曲。“科学”与“发展”的和谐音符,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汇成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华彩乐章。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过:“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sup>[8]</sup>这话在我们这里也得到印证。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及至五四以来的

中国新诗,对于民族、国家的强盛都是一种最高检验,对于时代气象也是最深的洞察。原株洲市文联主席、诗人田章夫先生,一位1970年代崭露头角的诗人,他的诗创作属于工业化时代的主旋律作品,富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和这座城市步调一致。写于1981年的长诗《屋顶》表明:诗人立于现实生活的潮头,但他所思虑的问题正是党和人民最为关切的问题。<sup>[9]</sup>这首诗的社会内蕴深邃,生活广度和密度很大,可以说是一曲表现新旧交替历史转折时期生活节奏变化的交响乐,证明了从荒诞的现实里提炼崇高成为必然。

世界就是一部诗。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sup>[10]</sup>工业领域本身,可以有自己的诗创造,这是由工业领域发源自然的诗作。也就是说,既然有田园诗——田园诗自古以来就有,它是农业文明的体现;那么,相对而言也就会有工业诗。工业诗作用于工业的关系,是较为直接的,但就诗的意义而言,它又不是狭隘的。

株洲这地方,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新创造,从而在现代化程度上跃居全国前列,又由于诗创作所富有之创新精神的滋养和烘托,正在向着创新型城市迈进。株洲的电力机车工业,航天航空工业,有色冶金工业等,在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无疑也创造着诗的土壤和诗的基因。基于此,株洲的诗创作,也在对株洲工业文明发展做出开掘并作着最高的文化检验。所以,我们对待现代工业文明,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更超越的姿态,那就不会是抗拒它,而应该是驾驭它,创造它,超越它。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诗人聂鑫森先生的诗创作,在文化提升上实现了这种超越,超越了工业化带来的功利主义和某种依赖性,超越了城市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的种种状况。聂鑫森出生湘潭,是一位本土诗人。20世纪80年代初,聂鑫森出版诗集《地面和地底的开拓》<sup>[11]</sup>,既开拓了他的“诗途”,也成为这座城市工业文明的开拓者。聂鑫森的诗创造告诉我们,工业文明也可以放飞人类灵魂的翅膀。他努力发掘工业生活的文化底蕴,从生活深处迸发出火花,并跃入意象创造,升华为“思索的结晶”(艾青语)。鑫森那时作为一名工人,正是体验和经历着这种生活,他的笔下与工业共生的生活,是可触可摸的,几乎把工业生活变成一种文化象征。如《花纹》一诗写道:“是为了迎击坎坷的拦阻/轮胎用有棱角性格/去捏碎一切艰难困苦”。这

就不仅把轮胎花纹的美的意象,营造得栩栩如生,更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说,工业诗的内在品质,依然是弘扬人和人的文化精神。而《螺丝钉》一诗,这样表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对事业的坚定信念:“一经拧紧/便终生相守/叙说着不锈钢的坚贞”。当然这种“螺丝钉”的意象,也体现了一种时代文化的特色与局限。不过总的来说诗人能紧密联系大工业生活,把握时代的脉跳,表现工业领域的大千世界,工业城市日新月异的文化面貌,还是很让人欣慰的。他写炼钢,写浇铸,写进刀,写掘进……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力的爆炸,美的升华”,成为工业文化的美的拓展。

有人说,工业领域的诗创造,没有花蜜和草卉,不如田园诗那样写得清馨。聂鑫森却以他的工业诗篇,拨动时代美的旋律,描摹梦和憧憬的意境,从文化上开拓和升华另一层次的宇宙风光。他的《进刀之歌》,散发着机油的芬芳,也展现着“美的月夕花朝”。而他的《造型》,既有工业生活场景的具象,又有美学的文化意蕴。“别说沙型过于窄小/它拥有广阔的大地长空”。从工业方面讲,无论地上跑的、天上飞的,都需要“造型”,即去“铁的轮子、钢的翅膀/将从这里出发/去亲近大路,去拥抱白云”。然而,诗更是隐喻另一种对于理想的“造型”,即去铸造一代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这一代需要定型/从外观到精神”。于是,聂鑫森工业诗的新创造,情、景、意、象彼此交融,抵达了大与美的和谐统一。聂鑫森有自己简洁、明快而又跳脱的风格,性灵不同于别人,他的诗,属于工业文化的辉煌塑造。

### 三、城市与工业的诗性升华

严羽说过,“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那意思是说,羚羊触到藩篱,只是挂个角,身体是挂不着也看不见的。诗是隐藏的,不露痕迹,诗不泥实。也就是说,工业领域的诗创造,要能跳脱工业图囿,不被束缚。工业诗是“象此意彼”,“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人说,“工业领域无诗可做。”否,不是工业领域无诗可做,而是我们的诗创造不善于驾驭工业领域,或者弄不清诗创造驾驭工业领域的艺术规则。诗创造驾驭工业领域是不要“形而下”,而是要超越工业领域本身的限制,以抵达诗的“无”境。“无”不是没有工业领域,而是工业领域的“万有”、“大有”。诗的游戏规则,是自“有”而

“无”,出“有”入“无”。只有不拘泥于“形而下”,才能跃居“形而上”,抵达诗的“无”境。

罗子英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株洲本土诗人。1960年代初,他以《栀子花》闻名于诗坛。他的诗是在艺术蜕变中的新创造。从诗集《爱的日环蚀》可以看出,罗子英着眼于生命意识的人格力量,克服了当时诗坛追风于生命体验的潜意识的深闭固拒,或者只是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困窘,也避免了那种所谓“原欲喷射”的浅薄。《日环蚀》一诗,是生命的“全息”意识,是“全息宇宙生命律”的艺术现象:“那时,我将以还原的本我/融进你灿烂的/爱的光圈里”。<sup>[12]</sup>这里的爱,是在高文化层次上,两颗心(日和月)的合一,它包容整个宇宙,“全息宇宙”——属于《易》文化的阴阳交泰。只要爱的“灵光”如“日环蚀”相辉耀,彼此形骸纵使天各一方,又有何妨?比起汉乐府《迢迢牵牛星》来,《日环蚀》已升华到爱文化的至高点上。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论诗的本质》)这句话,道出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最美的憧憬和永恒的追求。从文化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城市化发展史。城市是工业化的载体,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从根本上也是文化发展的过程。但城市化几近疯狂的“高度竞赛”——高层建筑的马拉松式的全球城市竞赛中,导致了城市高楼持久的“森林化”,城市化对于大自然的取代与劫掠,在人们内心造就新的悖逆,从而诗文化的叛逆或反作用力也随之诞生。株洲青年诗人刘克胤先生的《高楼群》一诗写道:

它们不依不饶/横行四方/冲天欲火越烧越旺/  
几乎销毁了这座城市/所有古老的风光//谁也无法  
阻止它们更为疯狂的梦想/看看它们/浑身上下令人  
炫目的一派金装/把整座城市弄得头昏脑胀/本来  
晴朗的天空/无奈黯然神伤。<sup>[13]</sup>

城市,便是一种“高度竞赛”。高楼群,成为城市繁华的象征,升平景象的表记,也成为政绩的标志。然而,它只是一种“遮蔽”的景观。在升平景象背后和繁华气派下面,有太多另外的生活,有太多不能发出声音的、被遮蔽的人。“遮蔽”,以“高楼群”作遮蔽,已经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

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逃离的虚拟生活图景之中。这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可亲、可爱,而贫穷、压迫和种种不义,全都被虚化,甚至似乎根本不存在。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这就是现代社会形成的“遮蔽”文化。所谓“弱势群体”,只不过是众多被遮蔽事物的一部分。商品的物质性,现实的物质性,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统治,宣布那就是生活本身,意义就在其中。高楼群的文化意义,也就在高楼群中蕴含着。比较起城市而言,诗创造以其文化内涵做着“超高度竞赛”,这也是诗文化另一种媲美。

诗文化的创造,是城市现代文明建设的一个标志!诗的创造,在战胜现代文明向物质倾斜上,铆足了力量!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袁 愈,唐莫尧. 诗经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274.
- [3] 周汝昌. 唐诗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268.
- [4] 毛主席诗词[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02.
- [5] 曹 寅,彭定求. 全唐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39.
- [6] 寇宗鄂. 夏日,诗城的聚会[J]. 未名诗人,1989(9).
- [7] 郑 玲. 过自己的独木桥[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 [8] 惠特曼. 草叶集[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7.
- [9] 田章夫.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诗歌方阵田章夫卷[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76.
- [10] 陈应鸾. 岁寒堂诗话校笺[M]. 成都:巴蜀书社,2003:54.
- [11] 聂鑫森. 地面和地底的开拓[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12] 罗子英. 爱的日环蚀[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 [13] 刘克胤. 真实的声音[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7.

责任编辑:骆晓会